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2.020

汉英“名+名”形式单位意合对比研究

邢秋红, 廖光蓉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名+名”形式单位形简意赅,基于对比视角探讨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及双方意合的差异,发现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共有的体认属性有四个:体验基础、宏观的意合机制、宏观的制约因素、意合的结果;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意合存在概念类型、凸显对象、具体路径三个层面的差异。对汉英“名+名”形式单位认知共性和意合差异的探讨有助于挖掘其意合的一般规律,以更好地认识其实质。

关键词:“名+名”形式单位;意合方式;制约因素;差异共性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2-0170-06

“名+名”形式单位,由两个独立的名词构成,形式结构简单,语义生成复杂,易造成理解、掌握和运用上的困难。汉英均有“名+名”形式单位,对比汉英“名+名”形式单位形义生成的方式有助于解决其在教学与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此类语言现象形义生成的普遍规律,有利于语言文化的传播。“名+名”形式单位研究涉及六个方面:(1)核心词判定标准,有句法关系限制,句法一语义限制,限定名词的功能三种^①。(2)语义类型,参照成分名词间的语义关系将其分为组成和相似、类属、处所、目标和活动四类,参照组合特点将其分为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混合型四

类^②。(3)语义透明度,其语义透明度低,多从语义关系入手探讨其整体义,通常以分解法和扩展法消歧^③。(4)生成机制,有深层句法结构向表层句法结构转换说,范畴化说,概念整合说,隐喻、转喻、隐转喻三维度说和框架独立与复合说^④。(5)词序先后制约因素,受认知和文化因素的影响^⑤。(6)汉外对比,有汉英、汉俄、汉泰,汉语与维、蒙等少数民族语言形式结构和意义生成的差异研究^⑥,及“名+名”形式单位个案的类型学意义探讨^⑦。但上述对“名+名”形式单位形义特点的描述多限于表象,尚未具体到基石,即它们所依仗的

收稿日期:2021-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YY001);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项目(CX20200476)

作者简介:邢秋红(1988—),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博士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①参见 Bloomfield, Leonard.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 191;朱德熙:《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中国语文》1984年第6期;施关淦:《现代汉语里的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

^②参见 Warren, Beatrice V. *Semantic Patterns of Noun-Noun Compounds*. Goteborg Swenden: 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 1978, p. 41;刘正光:《N+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外国语》2004年第1期。

^③参见 Estes, Zachary. “Attributive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in nominal combination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03, (48): 304-319;石定栩:《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

^④参见 Levi, Judith 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 38; Lees, Robert B. *The Grammar of English Nominalization*. Mouton: The Hague, 1960, pp. 89-98; Dirven, René, Verspoor, Marjolijn H.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p. 55; Benczes, Réka.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House, 2006, pp. 4-7;周先武:《英语名名复合词语义意合的认知考察》,《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⑤刘世生:《汉语并列短语词序制约因素研究综述》,《重庆邮电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⑥参见翁义明:《基于关系小句的英汉名名复合词句法及语义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刘丽芬:《俄汉语名名并列结构标题对比研究》,《外语教学》2013年第5期;克里木江·玉苏普:《汉语和维吾尔语中的名名复合词对比分析》,《喀什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李昆伟,田敏:《汉泰语合成名词及短语的对比对泰汉语教学的启示》,《现代交际》2016年第2期;王津京:《现代汉蒙语言偏正式名名复合词语法结构对比》,《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⑦周启强:《地域菜名的生成及其语言类型学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事物、事件概念框架,而框架又受制于经验基础、文化模式、识解。

因此,以汉英“名+名”形式单位为研究对象,在形式单位概念框架理论、概念化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尝试回答两个问题: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是什么?二者意合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 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直陈和组构是指在超出常识或非默认值范围内相对直接地表达事物、关系或事件,隐略部分元素,其相应的形式单位减少,也即表达没那么详实和具体^①。直陈、组构分别对应非直陈、非组构,统称意合,均为概念化方式。用体认语言学的话说,意合就是依靠体验基础,即事物、关系或事件概念框架,通过转喻、转隐喻等组词造句^②。

形式单位概念框架理论包括事物概念框架理论和事件概念框架理论两部分。事物分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事件分行为、领有、状态、存现四类。行为事件第一层次至少有施事和行为两元素,至多有施事、行为、受事、对象四个元素;第二层次有关于第一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如施事、受事和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行为的构成要素如目的、时点、时段、场所、方式、工具、过程、状态、伴随事件、结果等;第三层次是关于第二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如目的的具体内容、场所的种类、伴随事件的构成要素等。领有事件第一层次有领主、领有、所属三个元素;第二层次有第一层次元素的属性特征或构成要素,如领有本身、时点、时段、场所、结果等;第三层次是关于诸如领有构成要素的知识元素。存现事件第一层次一般有存现物和存现两个元素,另有场所和时间元素;第二、三层次分别有关于第一、二层次元素的知识元素。状态事件第一层次一般有状主/经历者和状态两个元素;第二层次是关于状主和状态的知识元素,如状主的特征等,状态的程度等;第三层次是关于第二层次元素

的知识元素。所有的事件与其构成元素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③。

廖光蓉指出:“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也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该过程中,基于相关性或邻近性,在同一个概念域或概念域矩阵中,通过突显一个概念或概念域,为进入另一个概念或概念域提供心理入口,的域义源自对源域义的比较详尽的阐释,源域义不会消失,相反会成为的域义所依靠的概念结构的一部分。”^④转喻分整体与其部分之间的转喻和整体中不同部分之间的转喻两大类^⑤。整体除了是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范畴或事件,还可以是两个以上的事物的组成部分,范畴成员的总和或事件要素的总和,部分则为整体的组成要素,因此,转喻还可分为简单转喻(单次转喻)、复合转喻(连续两次转喻)和复杂转喻(连续三次及以上转喻),所谓连续转喻指的是借源域先指代一个的域,然后再指代另一个的域……^⑥

同一语境是进行汉英对比的基础,但由于存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等差异,很难实现语境的完全同一,因此,本文权且将背景相当且整体义一致的情形也算作同一语境,以考察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及其意合的差异。鉴于“名+名”形式单位数量庞大,本文用例选取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语料主要来源报纸杂志、网络媒体、在线辞典、网络新语词网站等。

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认知共性体现在体验基础、宏观的意合机制、宏观的制约因素和表征的结果四个方面。

(一) 体验基础相同

意义的生成需基于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事物、事件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方式。意义的本质是经验,经验的本质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对客观世界事

①廖光蓉:《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

②廖光蓉,邢秋红:《述宾结构“认X”意合途径的体认语言学探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③廖光蓉:《汉语句子成分位移超常及其典型性与规范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④廖光蓉:《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⑤Günter Radden, Zoltán Kö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Klaus-Uwe Panther, Günter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1999, pp. 24-43.

⑥廖光蓉:《汉语转喻搭配超常及其典型性探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物、事件属性特征的经历体验^①。事物概念和事件概念框架具有激活性、开放性,其内部结构层级分明,逻辑有序,自成一體。汉英同一语境针对同一客体的“名+名”形式表征具有相同的体认基础,即均基于体验到的事物、关系或事件及其相应的逻辑结构,文化模式,事物、关系或事件最吸引人眼球成分的确认即客观凸显、主观注意、视角、选择、概念化、详略度、情感、态度、主观性、主体间性等,概念化可选择隐喻、转喻、概念合成、类推等^②。正是这些体验基础为汉英“名+名”形式单位在同一语境中针对同一客体进行意合表征提供了基石。

(二) 宏观的意合机制相同

意合的本质是对形式的抽象化,也即形式数量的减少,这就要求意合的认知主体需具备一定的认知解能力和认知操作能力,包括识别、加工、整合语言的能力,以及如何凸显隐略,如何实施转喻、转隐喻等认知操作的能力。同一语境中汉英对同一客体的“名+名”形式表征方式在宏观层面大致相同,即均以转喻、隐转喻为主要认知操作手段。以转喻为媒介,参照限定成分和中心成分涉及转喻的复杂程度,还可将“名+名”形式单位重新分为成分涉及转喻型、成分涉及转喻加隐喻型、成分涉及转隐喻型三大类,如此还可解决已有的参照内部结构、语法功能、语义关系等标准造成的“名+名”形式单位类别众多和类别重叠等问题。

(三) 宏观的制约因素相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表征意合的目的在于实现其韵律结构、形式结构、概念结构之间的最佳平衡。基于言语的发出方和接收方视角,其意合受到诸多语言内外因素的制约。首先,就发出方而言,“名+名”形式单位的形式结构具有稳定性和优越性,且名词为众词类之首,“名+名”形式单位为名词与名词高效组合的结果,这种形简意赅的语言单位符合语言规律,经济高效;此外,还受其经历经验、认知能力、个人偏好、现时语境、文化模式、思维方式、社会惯例等因素的影响,掺杂了主观性、主观化、情感态度等。其次,就接收方而言,还需考虑主体间性、语用效果等因

素。此外,象似性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然而受到经济、抽象等因素的影响,语言表达难免失真^③,从而推动汉英“名+名”形式单位同一语境意合表征同一客体的实现。

(四) 表征的结果相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概念表征的结果均为意合,也即通过名词与名词形式层面的简单并置反映概念层面复杂的组合过程。意合的本质就是尽可能少地使用形式来表征复杂的概念,运用意合这种概念化手段会造成“名+名”形式单位形式结构和概念结构的不对应,也即语言表达与事物、关系或事件结构逻辑不一致,象似性差。不仅如此,除“名+名”形式单位以外的诸多其他形式单位也是概念层面意合的结果,即在相应的概念框架中,利用框架元素与元素间的隐略凸显,以转喻、转隐喻为主要认知操作手段实现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和概念的生成。

三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意合的差异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存在差异,表现在概念类型、凸显对象、具体路径三个方面。

(一) 概念类型的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在概念表征类型上有时存在差别。表征概念类型不同,势必会导致意合方式的差异。

(1) 值班室进出人员多,但案犯在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难逃公安干警的火眼金睛。(《福建日报》,1992-11-29)

(2) At risk of unpopularity with her compatriots, her Human Rights Watch has continued to keep an **eagle eye** on violations of humanitarian law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friends, including Israel.(《经济学者》)

意为“敏锐的眼光”的“火眼金睛”和“eagle eye”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但前者表征状态事件概念,后者表征领有事件概念。汉语的“火眼金睛”为由两个形况类复合名词并置而成

①李华丽,白解红:《古代书论中动物之“象”的认知语言学阐释》,《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②廖光蓉,邢秋红:《述宾结构“认X”意合途径的体认语言学探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③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06页。

的联合式“名+名”形式单位,其意合方式为部分复杂转喻后整体转喻,即在“敏锐的眼光”状态事件概念中,第一步,部分“眼”和“睛”代整体“眼睛”;第二步,在其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领主金代属性坚硬、纯粹,领主火代其属性明亮、猛急,而后通过隐喻金和火的这些属性又指代状态敏锐;第三步,在伴随领有事件眼睛有光概念框架中,领主眼睛代属性“(眼)光”,后通过隐喻,把“眼光”比作“观察事物的能力”,后状态敏锐代状主+状态敏锐的眼光;第四步,整体转喻为敏锐的观察事物的能力。英语“eagle eye”的意合方式为成分转喻加隐喻,然后整体转喻。首先,在“鹰的眼睛”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为限定成分的领主简单转喻,即领主代领主加所属形式标记“eagle's(鹰的)”。其次,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所属简单转喻内包隐喻,即第一步领主眼睛代所属眼光,后把“眼光”比作“观察力”;第二步与经转喻后的限定成分 eagle 组合表征鹰的眼光,通过整体转喻,此时作为伴随领有事件领主鹰的眼光指代敏锐的观察力,有时还会整体转喻为“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人”。汉语“名+名”形式概念意合形式表征受双音化、四字格规律、科学经验、文化典故等的影响。英语“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受现实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较多,通过对自然经验的总结,发现鹰这种动物眼光的特点并映射到人眼之上,英语的思维方式较之于汉语更为直接。

(3) 再过些日子,秋老虎一过,那些小鸡就会扇着无毛翅膀,学着叫“勾勾喽”了。(沈从文《会明》)

(4) Much as I love this **Indian summer**, I wish we had this warm weather in the summer rather than in October. (*www.baguala.cn*)

意为“立秋后的异常炎热天气”的“秋老虎”和“Indian summer”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但前者表征存现事件概念,后者表征行为事件概念。“秋老虎”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转喻,中心成分隐喻,然后整体转喻,即首先在“秋天的老虎”存现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的时间段的部分“秋”整体“秋季、秋天”,后时间代时间标记加时间“在秋天”,其次通过隐喻,把存现物“老虎”比作“高气温”,最后整体转喻表征上述概念。根据维基百科,英语的“Indian

summer”指的是美国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在长期生活中发现的一个深秋到冬季气温回暖如夏天的时段,其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和中心成分分别转喻,然后整体转喻,即在“发现”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的施事“Indian”首先以整体“印第安人”代部分“某个/些印第安人”,后作为施事代施事+行为+过去时态形式标记,再代施事+行为+过去时态形式标记+被动态形式标记“found by Indian”;然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受事“summer”依靠伴随的领有事件概念框架,通过转喻以领主“summer”代所属“高气温”,最后二者组合整体转喻表征上述概念。可见,汉英“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还受生成者知识结构、经历经验、文化背景的影响。

(二) 凸显对象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意合在凸显对象的选取上有时存在差别。

(5) 羡慕“空中飞人”? 研究发现出差太多也有健康风险。(《新浪财经网》,2018-6-8)

(6) Being a **road warrior** may be good for your career, but can be bad for your health.

(*www.qeto.com*)

意为“经常出差的人”的“空中飞人”和“road warrior”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但二者在意合表征同一客体时,前者凸显空中交通,后者凸显陆地交通。“空中飞人”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合转喻,中心成分复杂转喻,然后整体转喻。在“出差”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为限定成分的场所天空复合转喻,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施事出差的人复杂隐喻,即通过转喻,第一,处所代处所标记加处所“在空中”,后处所加处所标记加名词化标记“在空中的”;第二,在“飞行的人”这一伴随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行为方式和施事凸显,通过转喻,行为方式+施事代行为方式+施事+名词化标记“飞的人”,后行为方式+施事+名词化标记“飞的人”代行为方式+施事+名词化标记+时间频次“经常飞的人”;第三,通过整体转喻,“空中飞人”指代“经常出差的人”。英语“road warrior”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合转喻,中心成分隐喻:在“出差”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的场所 road 代处所标记加特指冠词加

场所“on the road”,然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施事通过隐喻,把“差旅人”比作“战士”,这是基于经常出差的人会间接通过缴纳过路费等对公路进行“捍卫、保护”。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意合在凸显对象上的差异涉及汉英两种语言对“出差”这一事件不同的经历和体验,较之于英语国家,中国地域广阔,交通发达,飞机为出差最便捷且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而多数英语国家国土面积狭小,差旅人更多地乘坐的是陆上交通工具。

(7) 还有,你瞧那个带绿领结的男人,扭得像唱青衣的,叫人长鸡皮疙瘩。
(张天翼《温柔制造者》)

(8) She said that she got **goose bumps** when she saw the film. (《海词在线词典》)

意为“因寒冷或恐惧而造成的皮肤上起的小疙瘩”的“鸡皮疙瘩”和“goose bump”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但二者在意合表征同一客体时所选取的对象有所不同。“鸡皮疙瘩”的意合方式在“鸡皮一样的疙瘩”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从属状态事件中状主的限定成分“鸡皮”转喻,表征主状态事件中状主的中心成分“疙瘩”转喻,即通过转喻,从属状态事件中的状主“鸡皮”代其主事件的状态“像鸡皮一样”,此外,“疙瘩”简单转喻,指“皮肤上的小颗粒突出物”。英语的“goose bump”的意合方式更为复杂,即在“鹅皮一样的疙瘩”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表征状态具体内容之从属状态事件状主的限定成分“goose”转喻,表征主状态事件状主的中心成分“bump”直陈,即通过复合转喻,领主“goose”代领属“goose”的皮肤,后领属皮肤代领属的具体内容皮肤上起小疙瘩的状态,后与直陈表征的中心成分“bump”组合表征上述概念。可见,汉语偏重显性凸显,英语则侧重隐性凸显。

(三) 具体路径不同

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意合宏观层面的操作机制均为转喻,但在转喻的具体路径上存在差异。

(9) 做个“压力汪”还是把压力传递出去? (《听力课堂》,2016-8-12)

(10) I'd like to work with Patrick, but he's too much of a **stress puppy**.

(Wired, 1995-2-1)

意为“因为有压力而成长,但是又因承受不了压力终日抱怨,像小狗一样汪汪叫的人”的“压力汪”和“stress puppy”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压力汪”虽为英源译借词,但在意合的具体操作方式上与“stress puppy”略有不同。“压力汪”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杂转喻与中心成分转隐喻,即在“有压力的人”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首先表征为限定成分的状态属性“压力”代“人有压力”这一伴随存现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存现标记+存现物“有压力”,后伴随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存现标记+存现物代伴随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存现标记+存现物+名词化标记“有压力的”。其次,表征为中心成分的主主人转隐喻,先是在伴随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所属的具体内容即叫声的具象形式汪[wāng]代所属叫声,后所属叫声代领主狗,然后通过隐喻,把“人”比作“狗”。“stress puppy”的意合方式为,限定成分复合转喻,中心成分隐喻,即在“有压力的人”状态事件概念框架中,通过转喻,表征为限定成分的状态的内容 stress(压力)代状态标记+状态的内容“under stress”。最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主主通过隐喻,把人比作“puppy(小狗)”。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在意合具体操作层面的差异受构词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汉英均为焦点后置,此外,在具体的意合过程中,相比英语,汉语“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更是具体到相应概念框架更深的层次,且二者对概念主体的主要特征的描述手段不一致,汉语的文化模式里把狗看作弱势群体,有“单身狗”“加班狗”“累成狗”等说法,而英语则直接选用“puppy”一词来突出压力人群的弱小性和卑微性。

(11) 曹云金也想做成活草娃娃,于谦说他更适合平面宣传,要做成刘德华那样的帅哥图,一定会成为少女杀手。
(《郭德纲相声集》)

(12) The ultimate **chick magnet** would probably be a cute little puppy.
(《地道英语》,2015-7-28)

意为“对少女极具吸引力的男人”的“少女杀手”和“chick magnet”均为意合“名+名”形式单位,其意合均运用了转喻和隐喻,但具体生成不一样,“少女杀手”是限定成分转喻后与中心成分同

位,同位包含隐喻,而“chick magnet”是隐转喻后同位内包隐喻,也即词的具体操作不同。汉语的“少女杀手”是在“对少女极具(有)吸引力的男人”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首先表征为限定成分的对象少女复杂转喻:先是对象代指向形式标记+对象“对少女”,后代指向形式标记+对象+领有“对少女具有”,再代指向形式标记+对象+领有+所属“对少女具有吸引力”,再指向形式标记+对象+领有+所属+所属形式标记“对少女具有吸引力的”,最后代指向形式标记+对象+领有+所属+所属形式标记+程度标记“对少女极具吸引力的”。然后,表征为中心成分的领主男人隐喻,即把“男人”比作“杀手”。英语的“chick magnet”是在“对少女极具(有)吸引力的男人”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先是表征为中心成分的对象少女隐转喻,即首先把“少女”比作“chick(小鸡)”,同时内含转喻,转喻方式同汉语“少女杀手”所依赖的领有事件概念框架中的对象少女;后是表征为限定成分的领主男人隐喻,即把“对少女极具(有)吸引力的男人”比作“magnet(磁铁)”。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差异主要受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的影响。

结语

汉英“名+名”形式单位不仅具有相似的形式

语义特点,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共性。汉英“名+名”形式单位在同一语境中针对同一客体的认知操作均基于一定的体验基础,即事物、关系或事件及其相应的逻辑结构,同时还受制于各自形式特点、个人偏好、思维方式、社会惯例、文化模式等因素,且从宏观方面来说,意合的机制均为转喻,二者的结果均为意合。但汉英“名+名”形式单位针对同一语境中同一客体的意合存在微观层面的差异,包括概念类型的差异、凸显对象的差异、具体路径的差异三个方面。汉语“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主要受双音化、韵律、天圆地方的思维方式、文化模式等的影响,英语“名+名”形式单位的意合则更多地受句法结构、俚俗文化、更为直接的思维模式、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汉英同一语境同一客体“名+名”形式单位认知共性和二者意合概念化方式差异的探讨,可以挖掘出“名+名”形式单位在认知层面的属性特点,揭示其生成的一般规律以认识其实质,从而在理论层面促进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在实践层面通过窥视语言生成者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以便于提高认知主体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同时还可为汉英互译、外语及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后续还可扩大视野,开展对“名+名”形式单位类型学意义的认知研究。

A Contrastive Abstraction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N” Formal Units

XING Qiu-hong & LIAO Guang-rong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N+N” formal unit is demonstrated with simple form but complex meaning. From the contrastive perspecti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N” formal units for the same object in the same context have been studied. It reveals that the shared cognitive similariti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N” form units lie in their embodiment basis, macro abstraction mechanism, macro restricting factors and both result in abstraction; differences of the abstra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N” form units lie at the levels of concept type, prominent target, and the concrete routines. A study of their cognitive similariti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differences can be beneficial to exploring their general abstraction laws and knowing the essence.

Key words: “N+N” formal unit; abstraction ways; restraining facto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责任校对 游星雅)